

# 《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的枢纽地位再认识<sup>\*</sup>

孔 扬 姜大云

**【提 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既是逻辑递进的关系,又是有机循环的关系。其中,以《资本论》文献群为载体的政治经济学处于枢纽位置:从逻辑递进来看,唯物史观为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世界观基础,剩余价值学说又为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经济学论证;从有机循环来看,由于《资本论》较《德意志意识形态》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形成前提,进而又使剩余价值学说上升到世界观“基础之基础”的地位。《资本论》的哲学意蕴,不仅是通常理解的唯物史观的新发挥,而且是唯物史观的再奠基。

**【关键词】**《资本论》 唯物史观 剩余价值学说 科学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3-0025-08

人们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统一的惯常方式,可以称为“三步演绎”,即:1. 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2. 利用历史一般规律指导资本主义社会研究,创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3. 剩余价值学说证明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空想上升为科学。这种理解方式具有双重合理性,首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大致脉络,其次是符合人们认识复杂有机体内部结构的线性思维习惯。它就相当于黑格尔所说的先使对象固定化以便认识的知性方法。但也正因如此,从辩证法的高度来看,这双重合理性就转化为双重片面性,首先在哲学史方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截然切割成三个组成“部分”,其次在逻辑方面不能认为三者之间是线性演绎

关系——而应是逻辑递进与有机循环的统一。那么,究竟如何扬弃上述惯常理解,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统一关系的辩证把握呢?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通向罗马的道路有曲有直。本文的思路,是紧紧抓住以《资本论》为载体的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的枢纽作用,向“上”考察其与唯物史观的相互生成关系,向“下”考察其与唯物史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共同生成关系。之所以选择这一路径,是因为《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百科全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高成果,

<sup>\*</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项目编号:12&·ZD107,首席专家:孙正聿)阶段性成果;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本论》与哲学四大论域”(资助编号:2012M510289,负责人:孔扬)阶段性成果。

内蕴着融贯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大领域的成熟的思想灵魂。

### 一、“变化的有机体”与“无恒产者无恒心”：《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理解范式双重前提的揭示

把握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的关系，重点和难点是把握前两者的关系，因为前两者作为一个整体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意义较为直观，而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却相互缠绕，十分复杂。上面提到，人们通常是以“人类社会一般规律→资本主义个别规律”的线性演绎进路来理解二者关系的，这种理解有其一定限度内的合理性，但毕竟只是一种科学主义化的理解，它没有将前科学的世界观前提揭示出来。换言之，应该进一步追问的是：马克思有没有一种较历史科学更加基础的、打通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生存论逻辑？我们以为，马克思有这种深层逻辑，它可以概括为“世界=历史<=>资本=社会关系”的公式。<sup>①</sup>展开表述就是，唯物史观（作为新历史观，其真实意义是新世界观，即看待全部存在问题的解释原则）的世界观范式是将“世界”理解为“历史”，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学范式是将“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前一范式为后一范式提供哲学解释原则，后一范式为前一范式提供思想发现契机。这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

这里，我们先行考察经济学范式对哲学范式的生成机制，即考察公式的“资本=社会关系=>世界=历史”方面。之所以选择“逆向行驶”，就是想由此冲击一下通常理解的“人类社会一般规律→资本主义个别规律”的线性演绎进路，突出《资本论》经济学对唯物史观进行再奠基的意义。当我们把唯物史观的世界观意义概括为对世界进行历史化理解时，首先就应展开这样的追问：这一理解何以可能？它又包含着两个子问题：1. 这一理解的事实依据何以可能；2. 这一理解的价值依据何以可能。就事实依据来说，就是要追问：为什么在古代哲

学的世界观范式中世界“等于自然”，而近代哲学则不断向“等于人”靠拢，到马克思这里则完全“等于历史”？就价值依据来说，就是要追问：为什么马克思之前和之外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面对着感性世界已经高度历史化的铁一样的事实，却视而不见，无法实现将世界理解为历史（进而才能将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世界观突破？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详尽阐述了“世界=历史”这一新世界观本身，那么《资本论》则对于新世界观的两个形成前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资本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再奠基。

马克思以“变化的有机体”范畴对上述第一个子问题进行了回答，其要点可以概括为：现实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变化的有机体，它已经在大工业的改造作用下使自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再也不是那个纯粹的自然本身，而是彻底变成了人化产物；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将世界改造成历史的客观事实存在，对世界进行历史化理解的主观认识才得以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历史”的发现是依赖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不是先有“世界=历史”的一般世界观而后才推出了“资本=社会关系”，而是先有对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生动直观而后才领悟到“世界=历史”。对此，《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中有这样的揭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sup>②</sup>第一卷第二版跋进一步指出，这种有机体的变化将达到怎样剧烈的程度：“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sup>③</sup>马克思正是以现实世

① 孔扬、姜大云：《把“世界”理解为“历史”的理论意义与三重前提——论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原则的形成基础》，《长白学刊》2011年第3期；孔扬：《再论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立足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重新认识》，《理论探索》2012年第2期。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3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界是“变化的有机体”和发生“普遍危机”作为思想发现契机，彻底实现了对世界的历史化理解。古代哲学客体化的世界观，即把世界理解为自然（或上帝）的世界观，说到底就是自然经济时代的哲学家对世界静态存在状态的思想把握，它是符合（不可能不符合）当时的世界真相的。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兴起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只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对自然进行着改造，世界对于人来说表现为一个在人的操控之外而支配人的庞大客体。因此无论是把世界的终极本质理解为狭义自然的唯物主义，还是理解为上帝的唯心主义，说到底都是把世界理解为广义自然——在人之外的异己力量。同样，近代哲学不断将上帝或自然人本化的趋向，恰恰对应着资本主义加速度改造世界的事实。当然这不是说全部哲学都是对现实的平行反映，但是引起哲学形态发生质变的因素，一定深深隐藏于感性现实之中。到了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原始面貌，《1857~58年经济学手稿》总结到：“与资本创造的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从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sup>①</sup>自然界已经转化为人的对象，它从属于人、从属于历史，世界状态的改变带来了世界观改变的契机，即从把世界理解为自然到把世界理解为历史的变化契机。

但现在我们要发问的是，同样处于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为什么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而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现了“世界=历史”呢？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依然从永恒的自然方面去看待人类经济生活，把现实世界依旧理解为自然而不是历史呢？由此我们就进入到唯物史观理解范式第二项前提，即价值依据的考察。孟子说过：“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sup>②</sup>如果我们引申开来，会发现这一对比句式相当准确地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关于世界状态的“有恒”与“无恒”对立，即“自然”与“历史”的对立。《资本论》及其手稿正是基于阶级信念考察，而揭露出资产阶级将世

界理解为自然的意识根源的。《剩余价值理论》写到：“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成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他们不敢承认它的相对性质，也不理解这种性质；相反，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受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际家们的观念。”<sup>③</sup>资产阶级是现存世界的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出于自利自保的本能，他们及其思想代理人一定会认为世界本就如此、天经地义；如果说世界有历史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在资产阶级上台后就结束了，用巴斯夏或福山的话说，“历史已经终结了”。<sup>④</sup>有句不雅但很形象的话叫“屁股决定脑袋”，你坐在什么位置决定你怎么想、怎么说，而你一定会把你特殊的利益要求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要求；你在这样做的时候甚至是极其真诚的、完全自我陶醉的，你相信你的价值观就是普适价值观。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因此，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是自然的真理，而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的（而不是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sup>⑤</sup>也就不足为怪了。反过来讲，无产阶级的经济立场，为马克思将世界理解为历史而不是自然提供了价值论的支点。卢卡奇对于唯物史观产生的这一价值论前提有着极其精彩的描述，他写到：“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这是由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只是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②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2页。

④ [美]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5页。

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sup>①</sup>这正是对“无恒产者无恒心”的现代诠释。

## 二、从世界作为历史到资本作为社会关系：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世界观启发

可见，《资本论》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历史观得以产生的双重前提清晰地揭示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学说反身为唯物史观进行奠基的主要含义。不过从实际进程来看，马克思又是在《形态》历史观的引领下才揭示出资本之谜的，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微妙的解释学循环：只有理解剩余价值学说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唯物史观，而剩余价值学说本身却是唯物史观的发挥产物。正像伽达默尔所说，解释学循环不是形式逻辑悖论，而是本体论进展。它真实地体现了理解的辩证本性。将世界理解为历史是《形态》的伟大发现，正是在这一发现的启发之下，马克思才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存在物，进而将存在界之王——资本理解为历史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没有把世界理解为历史的这一世界观前提，就没有把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这一经济学革命。这就是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世界观启发。而深入经济学研究的结果，是马克思深刻领悟到了资产阶级何以会以自然的方式理解世界，和他本人何以会以历史的方式理解世界。这就是剩余价值学说对唯物史观的再奠基。两者构成一个有机的循环。

把握唯物史观对剩余价值学说的世界观启发，需要展开两项关键性的思想步骤：第一步是“世界=历史=>资本=社会关系”，第二步是从“资本=社会关系”推出剩余价值来源发现。就本文的主题来说，关键是理解第一步。对世界进行历史化理解，这是《形态》哲学革命的根本所在。以往的哲学家都是以抽象静观的方式看待世界的，对于他们来说，世界不过是一个现成的、供哲学家进行直观把握的对象，而不是人类的感性创造产物。如前面所说，我

们把这种世界观范式叫做对世界的自然化(非历史化)理解，这种理解对于古代哲学家而言是应该原谅的，因为他们所生存的世界本就是自然，打个比方就是，我们不能以成人的眼光去批评儿童的世界图景；但对于费尔巴哈而言则是不应该原谅的，因为身处资本主义时代的他(“成人”)仍然以抽象静观的方式看待世界，他本应担负起世界观革命的时代使命，但却停滞不前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写到：“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活动的结果”。<sup>②</sup>简言之，费尔巴哈的世界观依然是“世界=自然”。不过，就费尔巴哈所处的“大世界”来说，他的旧世界观是不应原谅的，但是就他所处的“小世界”来说，又是可以原谅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就说：“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只能“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sup>③</sup>市场经济时代的“乡间”是自然经济社会的活化石，乡间的思想是旧世界观的活化石。与城市、工业生活相脱离，与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相脱离，这种生态环境决定了恩格斯所揶揄的“乡巴佬”费尔巴哈视野的狭小守旧。由此也就更加印证了前面我们所说的——新世界观的产生需要大工业作为事实支撑的看法。

与费尔巴哈更多地受制于(唯物史观产生的)事实前提不同，古典经济学家则更多地受制于价值前提，而他们同样对现实世界进行了自然化理解。旧哲学与旧经济学在世界观上殊途而同归，如恩格斯所说：“以前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世界观是非历史的，就像18世纪的其他启蒙学者一样。”<sup>④</sup>马克思正是在世界观

① [匈]捷尔吉·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2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1页。

的根基上，揭示了李嘉图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的范式：“他按照经济学家的习惯，把历史规律变成永恒的规律”，<sup>①</sup>“他天然地倾向于到处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作为前提，把这种关系当作既定的关系。”<sup>②</sup>李嘉图没有将世界理解为历史的世界观，这直接决定了他没有将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相反，当马克思彻底实现了世界观变革，也就是实现了从感性对象体认到感性活动体认的转变、从自在世界体认到文化产物体认的转变、从永恒自然体认到历史发展体认的转变之后，他对世界之物的把握就会进入澄明之境，他眼前的商品、货币、资本、利润、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一切经济范畴都获得了双重的存在属性：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普遍属性，另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生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因此，资本不是自古以来就与人类生活相伴随的自然之物，而只是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的一个特殊生产形式，它的本质是建立在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

由此，我们就进入了第二步考察，即考察“资本=社会关系”与剩余价值来源发现之间的生成关系。把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这是剩余价值学说总的前提。古典经济学的共同范式则是把资本理解为物，而在这种范式的支配下，那个神秘的增殖额 $\Delta G$ 只能被看做是自然物，它与人们之间的关系无关；这样一来，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就被遮蔽了，资产阶级的剥削特权也就被描绘成了“自然权利”。重农学派是古典经济学的鼻祖，我们就以它为例来看看把资本理解为物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分析了重农学派的总体特点：“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各种变态构成的”，“剩余价值——又按封建主义的精神——是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是从对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社会关系引伸出来的。价值本身只不过归结为使用价值，从而归结为物质。”<sup>③</sup>在把资本当做自然物的前提下，各个经济主体的收入就全部被理解成天然回报与孳息，因此萨伊的神圣“三位一

体”公式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中顺其“自然”的产物。就资本—利润来说，既然资本是物，那么利润就是物的孳息，而与工人劳动无关；就土地—地租来说，既然土地更是物，那么地租就是土地回馈，而与工人劳动无关；就劳动—工资来说，既然劳动是永恒的自然现象（本质上还是物），那么工资就是劳动的自然回报，工人在经济利益上就只和他自己发生关系而与资本家无关。<sup>④</sup>这就在反向上说明，不能实现将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范式转变，就无法找到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物的交换关系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其后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阶级与阶级的关系。资本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范畴，而是生产力发展在资本主义阶段所采取的特定形式，它在本质上是资本家凭借私有产权对工人进行剥削的社会关系。资本在形式上以利润（利息、地租）为收益，但却以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真实内容。总之，马克思立足于现存世界已然历史化的世界观，穿透了笼罩在资本之上的物化迷雾，将之解密为社会关系，从而为发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准备了条件。这就是唯物史观之于剩余价值学说的生成意义。

### 三、从一般规律推演到资本逻辑分析：剩余价值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论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这两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sup>⑤</sup>那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6页。

④ [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陈振骅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3、406、36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我们究竟如何理解两者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成作用呢?概要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唯物史观,在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层面上,初步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资本论》时期的剩余价值学说——更加坚固的唯物史观,则在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层面上,严密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

讨论这一话题,绕不开曾是个论争焦点的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时点问题。一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是1848年(1847年撰写)《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但恩格斯明确说剩余价值学说与唯物史观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于是疑问就出现了。有的学者认为剩余价值学说最早形成于《1857~58年经济学手稿》,按这种算法,在《共产党宣言》阶段还不能说科学社会主义能够诞生。<sup>①</sup>而有的学者则引恩格斯的话说,1847年的马克思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剩余价值从哪里和怎样产生的了,因此指认《共产党宣言》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完全成立。<sup>②</sup>可见,争论聚焦在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时间上。对此笔者的看法是,这种争论应该而且能够进行下去,因为这种争论非常有利于带动剩余价值学说形成发展史研究的深化。<sup>③</sup>但在有限的篇幅中,我们还是化繁为简,选择以成熟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及其手稿(1857年以后)为依据,来分析剩余价值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严密论证。

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时以西方为典型),初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做好了准备。《形态》是唯物史观生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关键环节,在于对(西方)历史的分期、对世界历史的发现、对无产阶级使命的论证和对社会变革必然性的揭示。以分工发展为线索,《形态》将历史上的所有制形式分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历史由地域性历史不可逆转地变成世界性历史,而世界

性历史造就了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由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革命”,<sup>④</sup>因此在资本主义大工业所造成的世界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将引领革命成功并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相比而言,《形态》唯物史观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还只是采取了一般性的说法,按普遍规律推论较多而深入资本逻辑分析较少。<sup>⑤</sup>

剩余价值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则深入到资本主义内部运行逻辑的缜密分析之中。首先应指出的是,《资本论》文献群进一步发展了《形态》所奠基的历史分期思想和社会发展动力学说,从而为社会主义前景描述了总的轮廓。这主要表现在:《1857~58年经济学手稿》提出了著名的人的发展三阶段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必然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理等等。这些纲领性的思想可以视为剩余价值学说中的唯物史观部分,因此既可以理解为剩余价值学说对唯物史观体系的深化,又可以理解为剩余价值学说沿着唯物史观路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续论证。但是必须注意,在剩余价值学说创立阶段的唯物史观一般原理,已经具备了以资本逻辑分析作为内在的思想支撑,因此简短结论的背后是极其丰富、扎实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点是《资本论》唯物史观超越于《形态》的真正之处。因此,剩余价值学说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最为集中地体现在缜密的经济学分析之中。

首先,《资本论》通过全面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积

① 参见任勇《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作用》,《社会主义研究》1983年第6期。

② 参见许耀桐《也谈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对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作用问题》,《社会主义研究》1984年第5期。

③ 参见孔扬《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中的“实践”与“社会关系”——兼评阿尔都塞对“社会关系”概念的拒斥》,《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⑤ 参见梅荣政、李红军《〈资本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论证》,《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累、平均利润、垄断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的矛盾运动，从经济运行特殊逻辑的层面揭示了资本主义走向自我否定的趋向。与《形态》唯物史观侧重根据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普遍矛盾来推演社会主义革命不同，《资本论》是在这一原理的总体指导下，深入到对资本逻辑的精密分析之中。马克思认为，内在于商品之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蕴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而它又是资本主义劳动分裂的结果。由于劳动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这就使资本主义劳动采取了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二重形式，个人劳动只有转化为社会劳动才能实现自身；这种转化的大规模周期性中断——表现在资本方面，就是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的脱节——则使生产力限于停滞。无限地追求剩余价值的冲动与资本无序化之间的矛盾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过程。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分裂是由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决定的，因此要想消灭危机、解放生产力，就必须解决这对矛盾，即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扬弃为社会所有制——共产主义所有制。

其次，《资本论》通过考察无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地位、特征和使命，从革命主体的层面揭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景问题。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而剩余价值的产生正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整体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资本对剩余价值的不断追求不断强化着这种阶级对抗。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必然造成社会阶级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资本统治的日益扩张，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队伍的日益壮大。无产阶级由于一无所有，革命性最强；由于大工业的组织形式，纪律性最强；由于周期性地处于赤贫状态，反抗性最强；由于世界性的存在方式，联合性最强，等等。这样，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就不仅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且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

再次，《资本论》通过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在斗争方式方法的层面上探索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问题。第一，既要肯定经济

斗争的基础性地位，又必须将经济斗争向前发展。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能通过向资本家讨价还价来实现，必须向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发起挑战，由此——第二，工人运动必须发展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是维护其统治的基石，因此工人必须坚持开展政治和思想斗争。第三，鉴于阶级社会利益对抗的不可避免、历史运动的常规通例和资产阶级的残暴镇压，工人阶级必须将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再上升为武装斗争，以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扫除通向新社会的阻碍。

总之，正是因为《资本论》以深刻的经济学分析向前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被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间，既存在逻辑递进的关系，又存在有机循环的关系；后一种关系主要体现在《资本论》既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又反身对唯物史观进行重新奠基之上。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孕育出科学社会主义。

尽管上述分析很粗浅，但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理论三统一研究的重要性则是毋庸置疑的。它既是使现代研究体制下三门学科获得真实理解和真实发展的前提，又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体化的人类解放学说（而非学科碎片）面向现实的前提。不应讳言，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着经院化的倾向，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实证化的倾向，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存在着堆积化的倾向。造成这些倾向的原因是复杂的，而加强三统一研究应是改善研究状况的重要途径之一。所以，我们期待三门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关注这一统一大业。

本文作者：孔扬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空军航空大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姜大云是空军航空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主任、教授

责任编辑：周勤勤

## To Know the Pivotal Status of *Das Capital* in Three Major Parts of Marxism

Kong Yang Jiang Dayun

**Abstract:** The relation among Marxist philosophy,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is not only of logical progression, but also of organic cycle. Among them,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the carrier of *Das Capital* literature group is in a key position. That mea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gressive logic,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aid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outlook for surplus value theory and surplus value theory provides economics argument for scientific soc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c cycle, *Das Capital* revealed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re profoundly than *The German Ideology*, thus surplus value theory was promoted to the status of “basic basis” in world outlook. Therefor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Das Capital* is not only the new exer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we usually understand, but also the element on whic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again.

**Key words:** *Das Capit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urplus value theory; scientific socialism

### 观点选萃

## 评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

孙伟

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研究生孙伟认为：作家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开拓了描写当下农村女性追寻生命尊严的题材。她们不仅要衣食无忧地活着，更要有尊严地活着。当这一问题被抛出来之后，它就像一块试金石。通过小说主人公李雪莲长达20年的上访，在与大小各级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农村女性在经济、法律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多重弱势地位。

这部小说像刘震云的前部长篇《一句顶一万句》一样，充满了各种戏剧性的巧合，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但作者却忽略了《我不是潘金莲》人物关系的特殊性，这不仅影响了所要表达的荒诞主题，也伤害了作品的写实品格。

刘震云表示《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后者写的是在人群中说一句话的困难，前者是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的荒诞。不过作者似乎忽略了这两部小说人员构成的差别，《一》的确是写出了想在人群中说一句话的困难，这一群人的身份地位大致属于同一阶层，但彼此间的交流却充满了种种障碍；《我》的情况则不一样，李雪莲是想在比他身份地位都高很多的官员中纠正一句话，是想寻求正义和公道。同为群众中的个体，谁也没有权利要求他人听自己说话，谁也没有义务去听他人讲话。《一》写的是俗世中人们交流的困难，这里面没有谁对谁错。《我》处理的则是普通人与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们之间交流的难题。

与《一句顶一万句》比起来，《我不是潘金莲》少了人间的烟火气，多了戏剧性的场景和情节。作者有权处理笔下的人物和情节，但如果少了对他们悲欢离合的深情关注，那么所要表达的主题也不免空洞。作者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表现主题的符号，更是人世间的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个体。比起作者所要表现的荒诞主题，那个用尽所有努力为生命的尊严画圆的李雪莲更值得人们关注。

(马光 摘编)